

大陸搜奇外一章：

新疆今昔

(下) (本文插圖刊第7、93頁)

絲路古今續記

● 劉 漢 屏

爲戈壁灘增點生氣

勞改大隊的袁先生說：我們這個勞改大隊隸屬水利工程處，後又編入建築工程第一師，成了開挖大泉溝百里長渠的主力，到大泉溝一看，一片荒蕪野地，除蘆葦外，一無所有，各隊自行砍葦子搭地窩，安排生活忙了一個月，要正式開工挖渠了，工地上要有施工技術員，便找到我頭上，要我擔任放線、分段、收方、檢查質量等工作。「磨道的驢子，只有聽疇」好在另有三個懂工程的人配合施工。一千多人像螞蟻一樣散布在一條線上，按隊分段，每個中隊五百公尺一段，然後放線，各中隊也指定了記工員，配合我檢查質量，和每天統計收方。

大泉溝是水草茂盛地區，有地下湧泉，水溫極低，手伸進去，冰涼澈骨，水中有魚，清澈可見，附近幾十里內樹木茂密，柳樹最多，開工前各隊都到樹林中砍柳木做扁擔，割柳條編擔土用的土箕子，一千多人散佈在荒野野壑中，爲戈壁灘增添了一點生氣。張大隊長領着我和各隊記工

員，沿着放好線的渠道勘察樁號和地形，指導如何施工，從而我瞭解工地全貌。爲了工程進度與質量，每天起早睡晚，有時飯都不能按時吃，一心一意想搞好工程，四十米寬，十五米深，一百多公里長的渠道，挖出的土，都是用人力擔到五十米以外，每人每天的定額爲四立方。他雖然不擔土方，但每天在五公里長的工地上東奔西跑，掌握坡度、深度、檢查質量，由於地形不同，土質不同，稍一不慎，就會發生質量事故，有時遇到石頭，工人則搬石砌坎，遇上沙包，兩邊渠槽不能修護坎，得將沙子擔走，換上黏土夯實後，再修護坡，某一段蘆葦湖，一潭黑泥，下面是一公尺多深葦根子，像絲瓜絨一樣，就得將鐵鍬磨利，切割成塊，人要站在水裏，切斷葦根，一塊一塊的向外搯出，黑泥黑水，淋漓滿身，不能穿衣服工作，勞改工人乾脆赤身裸體的幹，這種勞役，工作量又重又苦，都是沒有工資的。蘆葦湖低於水平線者，不但不能挖，兩側渠岸還要墊方，因此施工方法與定額，都需酌情調適，白天在工地與帶隊的隊長指導員隨時商討，晚間回到隊

部彙報後，又得商定下一步驟如何施工，一天到晚腦子想的都是工程，勞改二字沒有放在心上。有時想起「黃河百害，惟富一套」的故事，王同春在後套挖了八條大渠灌田，另挖一條退水渠，使餘水仍入黃河，故此有利無害。此西岸大渠挖成，使下野地大片戈壁灘變成良田，由農七師發展生產，這一千多人，在這一年裏沒有白忙，袁某獲記功兩次，減刑九個月，得到上級讚許，引爲欣慰。

葦棚火災驚心動魄

袁先生說：在大泉溝發生一次驚心動魄的事，使人永遠難忘。西岸大渠工地上，十個中隊集中住在一起，都是蘆葦棚子，四十二個棚，圍成四方形大營盤，每面十棟葦棚，棚子間距離兩公尺，非常密集，靠南邊的這一排頭上，凸出兩棟，是伙房，全隊做飯的地方。葦棚子，既無樑，亦無柱，僅是成捆的蘆葦，梢搭梢支起來的，大泉溝附近有不少葦湖，多年無人砍伐，葦子粗如姆指，高達四公尺多，類似細竹竿，二三十根一

(下) 新 疆 今 昔

捆，梢搭梢一綁，成人字架，幾十個人字架拼在一起，用細柳枝綁牢，便成人字形草棚，棚內寬五公尺，兩邊睡人，中間還有一公尺寬走道，一間棚子可住二十五人，這都是勞改隊自己想出的辦法。新疆地方和北京時差兩小時，早晨三點鐘，天就亮了，下午九點多天才黑，正午烈日當空，熱不可當，規定午睡休息兩小時。有一天中午吃罷午飯，大家剛剛睡下，我們這排第四棚着火，這一棚的人都跑出來，呼嚎喊叫，着火了！着火了！我一看火勢不大，僅僅門口一部份燒起，七月間天乾氣燥，草棚都枯乾了，等到人出來，這棟棚子已燒完，兩邊棚子也相繼着火，我們趕快把鄰近棚子拆掉，意想截除火道，以免火勢蔓延，不料南邊一排全着了，一陣風，燒着的蘆葦滿天飛，像爆竹一樣，噼啪直響，東邊的一排也燒起來了，沒有燒的棚子，也顧不上救火，趕緊搶着搬行李衣物，隨搬隨燒，只剩下西邊一排救下來，不到一小時，三十棟棚子化為灰燼，一千多人只有一半人搶出自己的被褥，大部份人除了身上穿的以外，一無所有。火災一來，工地也停工了，消息傳到石河子，兵團趕緊搜集衣服被褥，送到工地。好在是夏天，很容易湊合。住處沒有了，還得搭棚子，一千多人又去砍葦子，這次方法變了，不搭人字棚，把葦子捆成三十公分粗的把子，長三十公尺，每五公尺寬挖兩道二十公分深的溝，把紮好的葦把子，彎成弧形，兩頭往溝裏一插，一捆挨一捆插下去，成了圓頂棚子，比原來人字架的棚子要牢固，又寬敞，不到兩個禮拜，幾十棟新棚子又起來了，安定下來，才

繼續開挖大渠。

伐木煉鋼白費氣力

詩經伐木之章詩曰：『伐木鉦鉦，鳥鳴嚶嚶，出自幽谷，遷於喬松』，這原是令人嚮往的好意境，而勞改人員的心境，却不那麼輕鬆。一九五四年春節過後，袁某被調到建築工程第一師第四團八一木工廠所屬伐木隊，這個隊在南山韃子廟，南山是天山山脈的一部份，位於烏魯木齊之南，故名南山，其範圍包括東溝、白楊溝、清水河、韃子廟等等，伐木隊就是工師的一個勞改隊，一百多人上山，遍佈山崗，兩人一組，各組規定距離一百公尺，以防樹倒傷人，材積定額，每人每天五立方公尺，五十公分直徑的樹，要伐三棵，才够定額，截枝分段，從大頭起第一段長四公尺，第二段五公尺，第三段五公尺，第四段九公尺，如伐到大樹，每天一棵即可超額完成任務。有一天收工吃飯，某班有一名隊員未返，派多人四處尋找喊叫，却發現被樹幹砸死在一山窩裏，整個頭部砸碎了，抬回製棺安葬在山坡上，一查檔案，是廣東人，再有一年就刑滿了，却沒熬過，令人傷心。高山林場工作中，伐木、集材、拉木、陡坡彎路滑雪運木，及清理林場，有時用火焚燒雜枝，而又需打圍防火，都具危險性。隊裏一個夏季，就有三個人被砸死，裝運受傷，時有所聞，筆路藍縷以啓山林，自有辛苦。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時，各單位都捲入大煉鋼鐵的浪潮中，八一木工廠建爐煉鐵，挖起了小土平爐，爐深兩公尺，口徑一公尺，中間爐腔

一公尺二，爐的兩旁斜着挖兩條通風道，通到爐底，風道口安上鼓風機。爐口一層煤，一層礦石，裝滿了，升火，鼓風機吹個不停，一夜工夫，煤炭燒完了，礦石也燒化了，與煤渣溶化在一起，既不是煤渣，也不是鐵。經上級派員察看研究不成，再往農八師學習設法改善，改挖大土平爐，直徑二十公尺，深五公尺，周圍修成風道，安上四台鼓風機，大卡車不停地從南山運礦石，發動所有家屬，每人發鐵錘頭一把，日夜不停的砸礦石，又運來幾十噸煤，便開始裝爐，五十公尺厚一層煤上加五十公尺厚一層礦石，一層又一層裝了十幾天，才把大坑填滿，正準備升火，忽奉命停止，把這個任務交師部青年煉鐵高爐去完成，一大坑礦石與煤炭，又用勞工一層層分別挖出，用卡車運二百五十公里外，送交烏魯木齊青年高爐，又拆除爐內一切裝設，及把大坑填平，結束清理費時一月，前後折騰了三個多月，耗費多少金錢物資，據說其他各處高爐煉鐵，全部失敗，此一大躍進，加上人民公社，使新疆民窮財盡，饑荒遍地，民生凋敝。以後又是文化大革命，新疆的苦難，更是罄竹難書。

新的移民陸續進入

陶時岳部隊是抗戰時期身經百戰一支勁旅，投共以後自然聽命於中共，其部屬皆數十年軍伍，無家可歸，以軍壘紮根落戶，成了新疆移民的先驅，接着各省勞改犯人大批押送新疆勞改，成了第二批移民。到了一九五六年中共又動員內地青年到新疆，支援邊疆建設，而以比較艱苦的幾

個省如：四川、湖北、河南、山東者爲多，叫支邊青壯年。鑒於漢人在新疆，男多女少，維吾爾族同民女子不與漢人通婚，漢族軍民生活艱苦、乏味、無望，必生事端，中共遂向內地動員女青年支邊，說得新疆如何好，青年婦女來此一看，不是想像的好，即鬧情緒，有一批山東女青年甚至痛哭大鬧，一百多人不肯下車，經左勸右說，安置在建築工程一師二師各團，做做油漆工作，人們稱之爲「油漆姑娘」，以後漸漸的與中級幹部們結婚了，解決了部份問題。嗣後鼓勵移民，携家帶眷支援新疆，經介紹女友來新疆者，均予優先安排工作，凡抵新疆者，即予插隊落戶。到此後有不少的人想回老家，但落戶後，戶口不能隨便遷移，不遷戶口，回去也沒吃沒住，無落脚之地，久之也都習慣的安定下來。一九五九年王震爲加強他在新疆這塊「領地」的政治資本，從北大荒調來一批曾參戰韓國的轉業軍人，這是分幾次移入的，人數甚多，分佈在南北疆各地農場及城縣生產機構。

後又有上海、天津、武漢等地調來大批知識青年，充實文化、教育及工業技術等工作。

在三年人爲災害及自然災害中，四川、甘肅、河南大量盲流人員湧進，也都納入戶籍。

一九六四年及六五年華東軍區轉業部隊，集體進入新疆，人數不少。在文革初期新疆人口約八百萬人，經過二十年生計，及多方鼓勵移民後，至一九八九年增至一千二百萬人，最近盛傳有一千五百萬人。因少數民族生育子女，不限制人數，故此新疆人口在繼續增加中。

厄運卅年一再判刑

在探討新疆開發建設中，筆者有幸會到了一位在新三十年，現年八十二歲的袁老應麟先生，黑龍江人，南京中央政治學校蒙藏班畢業，高等考試及格，曾任政校包頭分校教員，抗戰伊始，隨校西遷青海，後往南京政校，經湖南抵達重慶，任職中央政校，充陳果夫先生秘書有年，勝利後奉派爲黑龍江接收專員，因共軍進佔東北而不克前往，滯留瀋陽經營東光企業公司，東北情況緊張時，返回天津，一九四九年四月在天津被捕，監禁一年八個月，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以曾經參加CC派，歷史反革命罪名，判刑七年，投入勞改，在延安勞苦一年，發配新疆生產建設兵團，開墾種菜，建設石河子新城，挖百里長渠記功兩次，減刑九個月，於一九五五年七月一日服刑期滿，搬出勞改隊，列爲兵團幹部，充當文化教員，任掃盲工作，主要是爲團隊幹部——隊長、指導員、分隊長們上文化課，爲文化較低幹部擬講稿，因深得上級信任，得從天津將妻子女兒接來新疆，其妻王淑文亦獲得教員工作。袁一生勤謹，遇事負責認真，得升任八一工廠行政管理員及工四團生產隊副隊長等職。

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興起，復遭批鬥監禁，紅小鬼受人唆使，捏造罪名，又說他是CC份子，需加深批鬥。按CC派罪名，於一九五〇年時，在自白書中，久已交代，前以此罪名判刑七年，何以又將前案加罪於人？而紅小鬼堅持說五〇年所懲處的是CC派，現在所追究的是CC份

子，蔣介石的孝子賢孫，殘渣餘孽，必重審認罪，打入勞改。其妻王淑文亦遭批鬥，停止新給，罰服勞役，她雖然沒有做過國民黨的事，紅衛兵捏造說她當過婦女部長，在精神痛苦，貧困無援下，於一九七一年患肝病憂憤而死。

袁在獄中無法護持家小，家破人亡，徒呼奈何！而一九七三年五月，仍以CC份子罪名，再判刑八年。當我看到袁先生筆記——「厄運三十年」敘及再判刑八年事，殊覺詫異而悲憤。「天啊！神州大地，誰主沉淪！」

退一步想，文化大革命是一個嫉善反常時期，公正賢明者，勢必遭嫉，以袁之忠誠處事，原爲一勞改者，竟出類拔萃，爲上級賞識，在挖百里長渠時，督實上千人工作，甚至其頂頭上司——隊長、指導員等均聽其分配、督工、檢查，有時代表團場出席兵團司令部陶峙岳親自主持的生產會議，及某部楊部長特別接見慰問他，某指導員等久已嫉火中生。當文化大革命正是顛倒黑白時機，無中生有，捏造罪名，乃意料中事。

袁再度繫獄四年中，調天山北麓阜康縣阜北農場採煤隊，煤礦深坑工作二年，目視煤氣中毒窒息，或礦坑坍塌壓死人多次，險象環生，倖免於難。於一九七五年全國特赦出獄時年六十五歲，脫離新疆，回到東北，獲任大連市政協委員，及政協委員會文史委員，八五年以文史委員退休。因兒女在美，於一九八二年後，幾年中三次來美，九〇年定居芝城，爲芝加哥文藝詩社贊助人，力求中國文化復興，以詩書文藝爲樂，精於書法，保健有術，常設健身講座，以勵後進。樂天

安命，無怨無尤，而同首五十年顛沛流離，成敗盛衰，白雲蒼狗，逝水韶華，不勝今昔之感。

癥結所在誰來改善

(1) 生產建設兵團不斷大墾荒，使少數民族的傳統放牧草場，遭受嚴重破壞，又不得不遷離家園。原先長久居住新疆漢民和回民，被迫合在一起住進指定的農莊內，如此不僅限制了他們的生計、耕種，放牧的範圍也日益縮小，直接影響了牲畜頭數，降低了生活素質。六〇年代前後，維族等即喊出「黑大衣」(對漢民之貶義)滾回去的口號。

(2) 漢民在新疆分佈各民族地區中，很不平衡。北疆多，南疆少。北疆的烏魯木齊(迪化)、昌吉、瑪納斯、石河子、奎屯、克拉瑪依、伊寧，以及阜康、呼圖壁、沙灣、烏蘇、博樂、霍城、塔城等地區，漢民已成主體。

南疆的漢民，除在阿克蘇、庫爾勒、葉城等地區稍多一些，在塔克拉瑪大沙漠以南，風沙滾滾的伽師縣，僅勞改營農場裏有漢人。其他如拜城、和闐、喀什等地，則全是維吾爾族及哈薩克等少數民族，簡直像走進了中東回教國家。蘭新鐵路沿線的哈密、鄯善、吐魯番等市縣，除駐有國防軍外，漢民僅佔少數。故此民族間的摩擦糾紛，多在南疆喀什等地發生。

(3) 「四人幫」垮台時，新疆軍區司令員楊勇巡視南疆，遭到二百多人伏擊，受傷後調回北京任中央軍委副總參謀長，兩個月後去世，因傳係自治區主席賽福鼎的夫人指使，中共將賽調往北

京任人大副委員長，斬斷他與新疆一切關係，引起維族強烈不滿，示威抗議。而後因胡耀邦對西

藏問題，提出「藏人治藏」的動議，賽福鼎的繼任者司馬義·艾買地也提出同樣要求，中共見事態嚴重，特派王震專程抵新疆處理。王到南疆「安撫」一番，提出「兩不」，就是說新疆「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民，漢民離不開少數民族」。不久司馬義又調到中央，任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。這一風波又在新疆各地騷亂許久。

(4) 八〇年底，上海支邊青年在阿克蘇示威遊行，砸爛政府機關大樓，堅決要求調回上海。少數民族也遊行支持上海支青回城。八五年「一二·九」紀念，烏魯木齊各大學借「反日」運動口

號，反對「核爆試驗」。漢族學生支持並參與示威遊行。「六四」事件前後，新疆回民反對「魔鬼詩篇」舉行示威遊行激起了各族裔廣泛支持。

新疆各民族絕大多數都諳漢語，會講普通話，對漢民內部事務相當瞭解，知道共黨實行的是獨裁統治，「自治」二字儘是空話，也知道有些漢民是被中共政府欺騙、冤枉判刑帶罪來疆的，且都極力反對共黨，故此維族人對漢民過去仇視的態度有些改變，把矛頭指向中共政府，爭取真正自治權。而漢民對少數民族鬧事的態度，也從不公開表示支持或反對，轉變成靜觀變化。

(5) 近年喀什等地維族搞獨立組織，興起暴亂，雖被鎮壓，處死為首者數人，暫告平息，由於蘇聯共黨組織改體，各共和國宣布獨立，其中五個接近中東與中國的回教共和國——亞塞爾拜然、烏茲別克、土庫曼、凱里吉斯坦、塔吉克等，

受伊朗、巴基斯坦引誘，有參加組織「伊斯蘭共同市場」的傾向。塔吉克人口四百萬，均係回教徒，東與中國新疆接壤，南鄰阿富汗，阿富汗近亦由回教聖戰臨時政府執政。此一形勢，對新疆維族回教徒具有誘惑力如何疏導，值得注意加強連繫。哈薩克共和國與吉爾吉斯，均與中國土地相連。中國著名的天山山脈有一半延伸至吉爾吉斯境內。上述三共和國與中國接壤處均有過去「中蘇待議地」(即未定界)，此三國人民與新疆境內少數民族血脈相連，宗教信仰與生活習慣相近，曾一度為我唐代屬地。

史學家前新疆監察使羅家倫於民國三十二年視察新疆，寫有玉門出塞歌云：

左公柳拂玉門曉，塞上春光好，天山溶雪灌田疇，大漠飛沙旋落照，沙中水草堆，好似仙人島，過瓜田碧玉叢叢，望馬羣白浪滔滔，想乘槎張騫，定遠班超，漢唐先烈經營早，當年時匈奴右臂，將來更是歐亞孔道，經營趁早經營趁早，莫讓碧眼兒射西域盤鴨。

歌詞中描繪新疆風情景觀，先賢開拓邊疆的勛業，喚醒國人重視西北，建設新疆，防止俄國侵略。大陸變色後，中共政權保全了新疆地方仍為中國版圖，新疆各民族仍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成員，蘇聯共產集權解體，防俄問題不關重要，惟望中共當局轉向和平民主。關懷少數民族福利，掌握機緣，以中國文化傳統寬大政略(非鬥爭鎮壓)，以民為本，協和四方，鞏固邊陲，保衛世界和平。幸甚！幸甚！